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洪業題

第二冊

吏部

卷三

卷四

卷五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 第三卷

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吏部尙書趙煥一本爲時事可虞

天變宜畏敬陳保安五要伏乞

聖明採納事臣惟自古

帝王奉

天出治莫不任人納諫肆赦蠲租務以恢張治道而收拾人心自爲

社稷計也比年以來臣見

朝廷之上法紀廢墮寰宇之中民生憔悴災傷疊告妖異時聞邇又東虜內訌驕恣猖獗調兵征餉

海內騷然蓋岌岌多事之時矣况彗星孛氣並見東方

天心示儆日嚴一日乎

皇上宜

宵衣旰食求所以拯揅消弭之方而乃

深居大內逸豫自如屑越人言忠謀罔售所謂燕雀處堂者今實類之臣不勝嫠婦之憂謹撮時政
緊切者五事用比芻蕘惟

皇上之垂聽焉

一曰用人臣聞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孟子曰不用賢則亡蓋

國家之安危繇人才之用否自古然也今天下多故正賴賢才以資匡濟乃政本孤單九卿寥落臺
省空虛大似式微之象矣臣思

祖宗立制有一事方設一官若缺一官必廢一事今內治窳墮而外患恣橫實繇于此望

皇上化成心破疑壘

特簡閣員徧補卿貳

立下考選散館諸臣則百僚師帥庶政修舉四夷聞之謂

朝廷有人戎心自息此所謂決勝

廟堂爲今日救時之第一議也

二曰發餉自奴酋發難遼陽剝膚岌岌乎寇逼門庭矣

皇上赫然震怒欲張撻伐非厚積兵餉不可顧調發業有次第而儲精獨苦莫支除挪借搜括外諸

臣叩

闕力請僅得十萬曾何裨于多寡之數計臣不得已從新撫議加派于民第今日民間困憊極矣井牧邑里所在蕭條水旱凶荒迄無寧宇惟正之供尙若不敷再重以額外朘削其何能堪挺而走險則季孫之憂反在蕭牆之內也就使萬無他虞而挽西江以潤涸轍亦必無幸我

皇上何不深思遠慮

慨發

帑金二百萬

立致軍前以佐燃眉則費幾何而保全遼左鞏固

神京且以安九州四海之民心所得不既多乎瓊林大盈之財諸臣封事中亦諄諄明告乎

皇上矣何爲愛此賈禍之朽蠹而不以收安攘之實也

三曰罷稅海內之苦權稅蓋數十年于茲矣

皇上屢下

明詔待

三殿工成奏請停止于今而

三殿茫無落成則權稅終無停止之日乎

皇上但見朝輦金錢若干繙曰某關津所入暮輦金錢若干繙曰某邸店所出不知其皆剝削于市販包派于閭閻者也唐臣陸贄有言人者國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葉顛瘁矣

皇上慨然停止以慰人心而固根本最爲吃緊况營建係工部事

皇祖不曾營建

三殿乎但責之該部自能措處我

皇上何苦

躬親握算使天下後世謂借

三殿之名以攘四方之利也

四曰宥罪臣聞

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德曰好生故

祖宗慎重刑獄每歲於暑月

遣內臣一員會同三法司熟審稍涉矜疑輒從未減

皇上四十年前未之或廢也邇來熟審之

旨屢請不下無論情罪輕重一沉獄底不復見天其于

皇上好生之德得無少傷乎今熟審雖已過期而急下鎮撫刑官以清

詔獄不宜再緩至如御史劉光復幽囚四載母老子喪抑鬱憂愁尤在獄諸囚之所未有而天下臣

民之所共憐者也當年事出非常人心惶惑妄議橫生光復于召禍之時臣未見爲何狀但

皇上怒而執之者亦聊以示戒耳然自此而羣情消釋三四年來絕無一語復及前事獨光復久繫

以致內外大小臣工求寬之疏時煩

聖覽未免介懷何若將光復

釋放一了百了使諸無事可言而

皇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乎成湯解網大禹泣罪願我

皇上早發慈悲無使湯禹專美也

五曰聽言自昔言路通塞係

國家理亂故曰防口甚于防川此善喻也今我

皇上深居

大內穆不聞聲平臺燧閣之對旣無望于公卿攀檻引裾之忠復難見于臺省舉

朝廷大事

軍國機宜僅寄于章

奏之一線亦危矣又且一概

留中即遼左軍機至急而陞一督餉用一贊畫亦屢請不下使臣下何所稟承乎望

皇上勿拒人言兼收群策凡有章

奏議覆即送閣票擬如不當

聖意不妨

發出再票務求至常見之施行則臣下之忠惻得效而

皇上之耳目不壅其所以振久弛之綱而煥維新之業者端不外此以上五事俱人所已言臣不宜拾其唾餘復滋瑣瀆但今日救時惟此爲要而

皇上未一舉行其何以荅

天意而慰人心臣荷

三朝育養五十餘年于諸臣中受

恩獨厚我

皇上又

召之田野畀以今官感戴

鴻恩莫可圖報故敢披瀝愚忱仰塵

睿覽倘以爲老馬識途

俯賜鑒納其于我

皇上凝禱保泰之道未必無小補也

臣按冢宰無所不統故此疏首言廢官之當充而旁及司農司寇之事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養蒙一本朝廷風旨漸異紀綱輕重漸乖懇乞

聖明早悟亟圖以收臣民之心以弭中外之變事臣惟人君舉動盡關紀綱治亂之機在審輕重輕其所宜輕重其所宜重則治重其所宜輕輕其所宜重則亂上意所向下必從之端不可長且貴識其機而亟返之耳臣待罪中臺實紀綱重地兼有獻替糾繩之責伏覩

陛下英姿睿弔迥絕人群以明察控馭寰區以威福顛倒豪傑臣工廩懼無以奉奔走而佐下風矣
邇年

殿廷希御居燕益深上下不交疑心易起或疑外臣未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夫君與臣相疑下與上爭勝遂使市猾得以窺其淺深奧奸因而弄其筆舌德則不兢惟利是聞孰輕孰重何紀

何綱若此風遂煽禍將安窮臣不勝犬馬縷縷之私略摘闕政五事就中應重而輕者三應輕而重者二冒昧具陳惟

陛下少垂清聽

一曰部院之體漸輕夫六卿分職八柱承天誼取股肱象司喉舌

祖宗朝于部院大臣如劉大夏戴珊等嘗面召商確政事有奏必久體貌固甚重也年來似漸輕矣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常以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四年三易銓衡正位數月虛懸不知統百官均四海果可令代庖否恐人心未易鑒也劉世延罪惡貫盈法司奉

旨議奏詞嚴義正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即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也以至戶曹三疏諫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催行取不報甘苦異味喜怒殊情爭正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點此等機局若示之趨下士愛寵榮上士愛名節矧大臣師表百吏以道事君自非不肖誰肯以待盡之餘年而喪難保之晚節也

陛下奈何輕之至此恐忠盡者優于見疑各思解綬浮沉者幸其得計相率彈冠

國事將何賴乎臣願

陛下重部院之體勿再狎侮且慎簡名碩亟正冢宰之位用者任推者黜隨事執奏者欣然樂從庶部院得行其志而紀綱不患於無統矣

一曰科道之職漸輕夫給事中專司叅駁御史獨任糾彈七品卑官百僚震肅

祖宗朝廣設耳目正以防壅蔽之奸職掌固甚重也年來似漸輕矣舊綱者有賢有否不知其盡鋼之因新勾者有語有默不知混勾之故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自昨年始御史曹學程久繫不釋自今年始西臺東省列署半空一薛居州所救能幾行取定例也中行推官知縣等官歷俸有逾六年者屢請屢格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復除常典也給事中羅棟項應祥御史馮應鳳趙標等屢催屢閣是不欲言官之入也人各有心人各有口果

朝政無關寧須設隄防苟有可言豈必臺諫批項下之鱗請向方之劍耿耿烈士何代無之先朝羅倫海瑞因皆自別衙門出也

陛下奈何輕之至此徒使唯唯諾諾之風成蹇蹇諤諤之士遠豺狼利于不問狐鼠便于縱橫

國是將何賴乎臣願

陛下重科道之職勿再摧折且亟下行取之令以求忠讜之助除者允繁者釋前后削籍謫者酌量起用庶科道得伸其氣而紀綱不患于不振矣

一曰撫按之任漸輕夫撫臣擁旄專制按臣持斧代巡一路生靈惟其造福

祖宗朝有專設有特遣信任固甚重也年來似漸輕矣勿論減免舉劾等疏往往見格即如開礦一事各該撫按無不

嚴旨切責然猶曰

君父有命不敢違也鄭一麒一千戶耳輒奏督撫孫鑣等遲玩是千戶制督撫之命矣王虎一中貴耳輒叅巡撫李盛春誣捏是中貴制巡撫之命矣紀綱不倒置乎夫礦天地所生之財非撫按之私財也夫民

祖宗所受之民非撫按之私民也若

祖宗之民採天地之財以結貂璫之歡而適

陛下之意苟可覲顏誰不攘臂顧肯忤近倖抗

至尊以取愆戾哉懼其生時釀禍以貽

陛下之憂而甚異日封疆之重罪耳宦寺之忠非可望于風憲之職

陛下不惟不納其諫又從而怒辱之一璫得志諸璫效尤一處鴟張各處虎噬巡撫斂手又何有于

監司縣官奴顏又何有于佐史

陛下之赤子將無人做主矣且撫按所以能彈壓四境全仗

陛下寵靈恃有此威重也假令平日體已褻矣威已損矣曾一武弁中貴之不若矣萬一山洞騷然
變起倉卒以救過不暇之巡撫而欲責以必勝之方略治軍則軍不畏戢民則民不服氛霧交非

誰執其咎此時雖啖其肉亦何救于敗乎臣願

陛下亟重撫按之權勿再惑于讒倖之說庶紀綱有寄而禍端潛消矣

一曰進獻之塗漸重夫有道之君不貴異物匹夫熒惑厥有常刑故周武拒獒漢文却馬史冊美
之穆王受白狼白虎荒服因以不至邇來市井之進抑何紛紛也名藉

大工實探

上意今日經歷捐俸若干明日儒士助銀若干此輩出身吏胥糊口何賴俛首書札剝髓何從然猶

曰小人獻芹或無他望至王守仁捏無影之寶貨蓋欲騙久絕侯封也而使

陛下恩薄於懿親張以述購上用之白鹿蓋欲復已褫之主簿也而使

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科臣糾之不聽巡城御史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媚子宵人投袂競逐恐有無恥之近臣獻靈瑞賦頌以博寵幸者矣恐有觀釁之遠臣貢珍禽奇獸以希分外之恩者矣恐有敗節文吏犯贓武官憑藉神錢妄冀

特准叙用者矣更恐上行下效殆有甚焉海市可趨冰山可倚咳唾可成雨露盼睞可滅癥痕其究將使黃精白蠟悉入筐篚義子乾兒濫登樞闈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海內濁亂不已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臣願

陛下寡嗜慾端好尙正王守仁欺誑之罪以陸藩下張以述于理以爲匹夫熒惑之戒再有進獻金巧重法不貸庶紀綱一清而倖門可永塞矣

一曰內差之勢漸重夫

太祖戒內監之官不許干預外事何其嚴也浸淫于正統之初濫觴于正德之季賴

世宗英斷一掃而革之海內蒼生始獲甦息

陛下在御二十四年而天下晏如也邇來中使紛然四出矣有開礦者有勘寄者有查店房者尙且

乞請之章無一日不上

批荅之旨無一日不下夫細人之心見利則動

天子之貴豈當患貧惟

陛下有藉大工以實內藏之心故左右藉京弁以營差京弁藉左右以罔利捏成圈套誑惑

聖聰

陛下方厭外臣動多引例撓阻謂幹辦家事必須家奴一聞武弁之言喜有可據陸松請差內相即

差內相趙承勳請差張燁即差張燁百言百聽如取如攜豈衛弁皆急君之義士而

朝紳盡誤

國之逆臣乎

陛下試思五七年前

聖意未動之先何京弁掖璫無一人一字及礦店等事乃今連章累牘指地坐名其爲交結逢迎意

亦可見惟是巧伺之黨實繁有徒肘刺頭鑽靡所不至必將以小信而飭其大詐以小忠而濟其

大貪採礦不已漸及採珠

皇店不已漸及

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弊風其鑒不遠恐非社稷蒼生之福也臣願

陛下早燭群豎之奸慎于再遣已遣出者宜即罷之或覆戒加飭勿得信憑牙爪痛毒地方庶郡縣得保其民蒼赤得保其命而紀綱亦不至陵替矣夫臣所言三輕二重勢每相仍德與財不共珍中與外不兩勝其重其輕總係于

陛下之一念耳一念之疑何所不輕一念之喜何所不重重者愈重輕者愈輕久之輕重大乖紀綱大壞以

陛下天縱神聖省悟轉移信無難者第在

聖斷之而臣備位大寮受

恩良厚但能隨衆忽嘿亦可累日待遷誠不忍見朝士盛額而談小民拊心而嘆區區忠悃

天實鑒之惟

陛下留意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按此時陳言者雖多愬於此疏該括殆盡矣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吏科右給事中鄒元標一本國值非常災異懇乞

聖明嚴加脩省以荅天心事臣聞漢臣云

國將有失道之敗天將出災眚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驚懼之不知自省而傷乃至見天心之仁愛至無已也恭惟我

皇上仁厚性成睿智天挺孝奉

兩宮則情文兼隆恩覃萬彙則枯槁回春未明而衣嚴寒而朝臣方欲譟誦

聖德乃者本月二十二日內庭火災延燒

慈寧宮一時煨燼至震驚

聖母憂勞

聖躬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罪當萬死除痛自脩省外然臣等竊惟天下未有無災之國顧人君所